

皇

明

史

概

皇明遜國臣傳目錄

首卷

魏國徐公

開國常公

第一卷

文學博士方先生

二方公 二女

少卿盧公

侍郎胡公兄弟

修撰王公

附壽雨文

太守葉公兄弟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

恭政鄭公

僉事林公

御史鄭公

解元劉公

斷事方公

侍講樓公

少卿廖公

都督廖公

春坊大學士林公

孝莊先生王公

第二卷

兵部尚書錢公

兵部尚書齊公

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公

禮部尚書陳公

按使陳公

尚書陳公

侍郎卓公

侍郎張公

僉事湯公

三長史

附盧震

龍公

石公

伴讀余公

文學杜公

侍郎徐公

尚書張公

附毛公

侍郎毛公

侍中黃公

刑部尚書暴公

御史大夫練公

御史大夫景公

尚書侯公

侍郎盧公

侍郎郭公

都御史周公

副都侍郎茅公

太常少卿廖公

大理少卿胡公

附傳福

郡奴

大理寺丞鄒公

御史魏公

長史鄒公

長史劉公

第三卷

侍郎二陳公

侍郎董公

訓導林公

少卿高公

按察使王公

按察副使程公

司業豐公

御史韓公

員外郎王公

八御史

王公 王公 高公 連公 甘公 董公

林公 謝公 丁公 牛公

主事巨公 樊公 徐公 劉公

經歷宋公

蕪州知府姚公

知府陳公 附黃公 楊公

理問徐公

縣丞衛公

知府孫公 徐公

知府王公

同知石公

知縣顏公 唐公 黃公 鄭公 張公 向公

知州蔡公

吏目鄭公

縣丞劉公

典史周公

教諭王公 陳公

第四卷

編修程公

修撰王公

編修陳公 劉公

修撰王公

博士黃公

紀善周公

紀善程公

侍讀唐公

給事中黃公

給事中陳公 韓公 葉公

拾遺戴公

第五卷

答都指揮等官 內都齊同知一人并李駢馬

彭公 馬公 宋公 孫公 余公 彭公

楊公 朱公 俞公 瞿公 莊公 楚公

張公 小馬王 宋公 張公 倪公

周公 陳公 盧公 鄧公 李公

參軍高公

都指揮卜公

指揮王公

奉祀何公

三義士 儲公 王公 宋公

駙馬都尉梅公

文學高公

鎮撫楊公

遊野諸公

梁公 郭公 梁公 梁公 宋公 何公

梁公 何公 雪菴和尚 河西儲

川中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樵人 雲門僧 大呆子 何司徒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首

朱國禎輯

魏國徐公

公名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生而白皙秀眉目豐
下及長身長八尺五寸顧盼威容如神王數鎮北平留
宿衛御家衆肅然理左府事月給祿二十石王還自北
平道病疽 手詔遣往迎勞王薨又三年戊辰襲爵賜
詰稱楊中山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
承之道明年賚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
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厥陽賜第以歲時

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 皇太孫
年長以嫌名賜今名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支祿五千
石時諸將皆老公以材器特見信用數往陝西山東西
北平河南練兵治餉降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
爲人所告齎密劄往諭王謂得實合策捕誅之還領中
府又遣諭 文皇送虜酋至京并出獵勒兵之法二十
九年學正吳啟請重臣甄別園子師生以公同禮部翰
林官請監試藝分別送吏部銓用 建文皇帝卽位用
肺腑與曹公李景隆領朝班加太子太傅先是公嘗侍
孝康皇帝于潛邸同諸王講讀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原

學書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與駙馬都尉梅殷
往來提督絃誦大興時藩國彊盛齊黃方主削奪亦與
密謀數宴見定進止燕王尤以屬尊見疑先 高皇崩
遣詔諸王各臨本國王不從入臨至淮特勅阻歸明年
小祥王入朝行皇道被劾不問尋辭歸世子兩郡王皆
留既猜嫌益甚王稱病請還世子郡王朝議以遺命喪
畢方遣不許王因請未決召公及其弟增壽議之公堅
執不可且密奏二郡王高煦好勇無賴自恃騎射非惟
不忠抑且叛父它日必爲大患請收之增壽以百口保
無它高煦已竊公善馬逃公遽以聞欲追之增壽與駙

馬王寧力爲鹿黃子澄亦曰留之生疑并世子二郡王

高熾遣歸

按世子之歸不知在先
後姑云云然無可據也

燕謀得行仍數數

陰來餌確然不撓

上益信重之北兵旣起謀大將當

屬公終以王妃相左嘗一出兵又有疑而言者謂顧私

親戰不力亟召還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
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

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
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

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
矣一挫而歸寧能九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

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述
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資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

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按輝祖將兵不少數見惟揚本
疏中有一語似可信今因之陳建之說班班可喜然區

史述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
皆著顯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奪旗何以不及一字北

將戰或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御遺兵至
地亞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閒乃以傳言遂
召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大將此由是諸將連
時李體都仇愆鮮操惟此有可據一及之
大敗增壽密爲內應燕兵日迫渡江公與開國公常昇
分道出戰甚力衆皆散不可支燕王入城獨守先廟不
迎既卽位廷臣論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開國功

文皇大怒曰此與齊秦輩同罪當誅沈吟久之削爵削
私第尋下獄五年或曰自裁年四十餘十八年上

念中山王功大且以 后思召其長子釋伽保見賜名

欽襲盡還諾參虞祿賜田明年來朝乞守父墓不待命

辭 上恨之復削爵徒鳳陽 仁宗卽位欽來朝復爵

尋卒于顯宗嗣增壽爲建文手誅 文皇憐之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子孫世襲魏公雖得襲其恩數視定差減云

介州外史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毋論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卽革命之際小一移志爲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歿一何快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 文皇以歿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哉雖然亦可觀天道焉

朱史氏曰北兵既起 朝廷舍耿炳文李景隆以魏公
爲將其可勝乎炳文老矣景隆驕汰妄人其敗固宜公
誠實一節人兵略難言與大英雄爲對難之又難公之
將而召還天成之也守成不移出自性定若公而肯爲
景隆所爲貪元舅上公之尊則先與其弟合謀久矣至
廖都督以功臣子收正學遺骸不免坐歿孝莊先生附
後正學 罪與都督同又親正學之僭得終牖下是 文皇
之待中山反在王學士下亾亦以世子郡王之歸公獨
堅尼爵高名高易動人耳目且武陽屍分可憐惠其兄
彌甚必欲盡之獄中耶嗟乎藩邸受困用兵三四年幸

苦危迫謂 陵痛哭恨恨何如幾敗得成大洩其憤信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又曰弇州謂中山王有令子是矣然又有孫如欽者更可異焉欽方蒙恩襲爵 文皇此時亦謂易世氣平可以相安矣乃乞守父墓不待命辭歸欽不負父與其父并不負中山性定固然庭訓之漸磨抑可知也當日 文皇之怒能洩于方齊諸族然終不能使之少屈而魏公父子悻悻相抗無如之何長公主牽衣大哭應之大是踟躕雖得天下雖殺數萬人終有大不安大不快處兼以江海使命紛紛漢趙效尤種種建文之不幸甚矣

亦豈 文皇之幸也耶

開國常公

公名昇開平王次子洪武二年王卒于柳河川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王長子茂襲封鄭國公祿三千石四年四月冊其女爲 皇太子妃七年十月生長子雄英十

年十一月己卯生第二子允炆

生母呂氏太僕卿本之女通稱 皇太子繼妃

十一年十一月常妃薨十五年五月雄英薨追封虞王

諡曰懷二十年納哈出之役茂坐罪廢次明年戊辰十

月魏公子允恭當襲封 上嘆曰二王同功遇春先亡

子又坐廢朕實痛焉不可無後同日以昇襲開國公賜

語曰先王定天下必割符封功臣使其子孫世祿與國
咸休其立子法論嫡不論賢或無嫡立庶論賢不論長
隨常昇父遇春昔從朕渡江東征西討所向當先開拓
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時朕急
於報功追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鄭國公
使世其祿初不服論其賢否爾兄茂不知起家之難罔
思報國之意虧忠違禮自取黜免然爾父之功朕實不
忘今特改討爾昇爲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
開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爾其以忠報國以禮律身益
彰乃父之勲毋貽爾兄之失天必眷佑昌及子孫命往

湖廣練兵上言辰州軍糧事報允明年賜第金銀鈔
與諸公侯等 皇太孫即位加太子太保親重用事性
忠謹盡職北兵渡江同魏公分道出戰不能支 文皇
即位安置雲南之臨安洪熙初召入朝賜鈔幣尋遣還
久之卒 一曰子繼祖
坐事徙雲南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
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初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
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北兵起諒時時奉密命
往來諸將軍中覺察之 文皇即位諒坐廢歿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首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一

少師大學士湖上朱國禎輯

文學博士方先生

先生名彥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縣人祖燭二

子長克勤次克家

一曰克儉

克勤爲濟寧府知府

見開國三

臣傳

子先生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于其所幼精敏絕倫
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
子七歲失母林氏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
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
世無尼父安所瞻依七十子中如顏閔固未可企及他

游夏輩假令共遊孔氏之門亦當比肩伯仲聞者以爲
狂曹公李文忠見之期以國士歸從宋景濂遊同門多
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
弗如比于歐少師蘇長公先生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剛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笑
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從景濂入京景濂侍
宴受命作靈芝甘露頌歸家醉臥已忘之先生度未能
與密代爲之比明宋愕曰歎矣先生慰曰無恐某已屬
筆未知有當否宋閱甚喜卽携以入 上覽曰此非學
士筆也宋吐實 上曰良勝汝卽召見試以一論五策

立成

上改容謂吳沆揭摺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

於臣

一曰洪武十五年沈德甫可大用聘至入見待景濂請在十三年所謂還家惜別者當不相蒙因

數曰誠異才也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見

東宮宴禮

部使人試教所坐几以視之先生必正乃坐

上喜舉

動端整而猶嫌其傲謂

東宮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

汝

論遣還家景濂告歸復來侍庚申辭歸景濂贈詩

惜別因敘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

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爲知言其秋景濂徙蜀

先生欲往省不獲爲文頌天願以已之壽年輸委乞延

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子山絕

頂縱譚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謂此樂乃蘇子瞻夙後
三百年所無也杜門著述不出爲仇家所逼稽逮至京
上見其名曰是方生耶釋之令奉祖母業孳妻子還二
十五年以薦召至入對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
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
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
甚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丙子考文京府一曰建文己卯題曰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皇太
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
侍經筵備顧問先生守宋學甚固曰治先制作經制在

周官 建文皇帝虛己以聽德望既隆一時倚重每讀
書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先
生就座前批答嘗作書事詩曰芥屐臨軒几硯間春風
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言聽諫行近世所無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會改護身殿名正心先
生獻銘作凝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
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先是 文
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托江南

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圍城之日必不降請勿殺之殺之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頷之兵既渡淮及江上晝策
堅守誓死社稷建文遜去先生卽持斬髮服晝夜哭爲
鎮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係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
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
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
渠自焚歿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
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
苦頷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大批數字
云云投筆於地大哭且罵且哭曰歿卽歿詔不可草二

上大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兩目
傷至耳復繫獄以俟據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
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既怒甚乃使朋友門
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慨然就戮爲絕
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繇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與二子中
憲中愈先已經歿二女溺淮水成宗族坐歿者八百七
十三人一日八百時外親之外親族盡抄沒發興州
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歿者復千餘人

先生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守濟寧被誣
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景濂葬夔州自漢中走
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娶備至每私居僉
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譚及輒交淚不能止歎時去景
濂正二十年矣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
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
爲言潏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
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
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

之治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溪處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
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
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歿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稔
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者同時文學用事之臣
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
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舟州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
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上命執之下於獄嗚
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其手考
實錄進於宣德五年是時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親
書且賦履德詩頌羣臣實錄重事
焉知非經御覽既定是可以原矣仁宗嘗諭羣
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與方氏遺

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卽故居立祠祀之
後王稔輯遺文爲侯城集成化中知寧海郭紳新其祠
堂謝方石鐸與黃文選孔昭菟集共三十卷拾遺十卷
爲文千二百首并履行常本稱遜志齋集先生所自號
也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
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
忠請表祠先生等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爲言
皆不報至萬曆初 思詔許褒錄建祠於是南少宰李
廷機建表忠祠於朝天宮前祀諸死節者首徐國公與
先生南都察院司務余養蒙建顯祠於聚寶山之木末

亭香火碑題甚盛余亦台人方氏既無焦類惟克家子

孝復

初名斯復

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國公和城海上加賦宰

民毅然赴闕奏戒請寧夏慶遠衛軍携宗圖以行先生
必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

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

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縣是方氏之的亂始歸成化
十八年方石葦先生遺鶴謂嗣琬孫方志瀾出迎方石
喜先生有後且縣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瀾內有
孫枝一葉是君恩之何遺扁尚存歷代世守乃志瀾故
有仇人曰葉琰者遊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

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辭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竈丁販布於寧欲脫其籍且覓墓卹錄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竊去黃萌三行挿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澗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晉江人戊戌進士左布政周廷光緒水人辛丑進士光祿寺卿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真實錄也然斌之後冒襲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傷

之足以亂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阨也

二方公

公名孝聞字希學先生同母兄也少有至性十三喪母輒稽典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及父卒居宿於外祖母亾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僂守禮益確家素貧吉凶之禮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遠於易精求聖賢肯趣務篤踐履德器完粹才具優長文章理深意遠議論甚偉從學者甚衆先生嘗曰某所以盡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調飭也卒於家

公名孝友字希賢先生庶母董氏出就戮時先生目之
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
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
壯之

方氏二女

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度言受經
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
生二女當先生歿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
疾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楊王君後王以南都
守建昌亦未及爲先生篤學守道不二厥心而疾君難

精誠熏浸家庭閨閫間雖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
不憚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歎同時爭光云

宋景濂送門生鄭楷還鄉詩并序

楷義門弟之孫淵之子淵受業於景濂洪武六年卒
年四十八景濂爲志云一子楷亦有文學考楷亦出
景濂門下以善書名而它不少槩見未足當此贈其
爲方先生無疑後未詳而跋之實固不可掩也至詩
有同餐太倉粟共勸典與填句則見上賜宴食
無疑况舊志所存與詩之小序迥合更可無疑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鄭生楷過從以文爲贊一覽輒奇
之館寘左右與之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
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

一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
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
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渾然
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
而月不同儻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
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
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
謙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
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
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久將歸者馬予淚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
而復最以遠大之業云詩曰昔在詞垣時英材富駿
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驟見聞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
鄭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携錦繡書面帶黼黻紋揖
遜入禮域陳義陵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勘典與墳潛將
索幽邃窮欲攀蟬蛸踏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梅花似
相憐沿途慰孤羣淋恩來九天側吾髮如銀特勅還故
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演莽蒼叩大始
溟泮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鈎錯之若
夫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嚮和免慈憐壘來

歸釋純柔濊侯揮斤潛哇竟何存黃鍾壓瓦在庭燎滅

荒憐似茲稽古力可敵倉定黜潘毫寫雄顛勢欲移峨

岷涌洩混池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晷

吳同

腐塵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

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逶迤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縝紛豈

知萬牛毛難燒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

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

世士暮商越七旬妍蚩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

易顛倒甲與禮

渠切

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

不忤祗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咲摘黃金

花起泛青瑤尊酒爾雙耳熱劇論如抽絳豈無贈別言
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爾文文繁必喪質適
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
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寶玉生乃魯
輿璣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莘莘務踐行勿負七尺
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華
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無
走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魏典史詩

公名澤字彥思深木人有學行洪武末官督府經歷建

文中選軍海典史永樂三年陞詹事府錄事過孝孺故

居爲詩悲悼曰筍輿衝雨過侯城

先生所居曰侯城里

撫景令人

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

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今威千載後重歸華表

不勝情

一曰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謫海寧典史時方逮捕孝孺族黨澤悉力周旋藏其幼子此

卽志書上所考抄本列卿紀國初刑部尚書年表無之刻本則不可知

謝文肅贊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禺庵

克勤之號

實聞而知禺庵之

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宏上溯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辰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自視欣然盤銘書紳襍

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
氣充磅礴四行孰頷孰忌禍福歿生歷宋迄元士氣益
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文肅過侯城詩

欲向西風辭一尊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
千古名留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
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彭惠安臨江詞

原名過江南公名詔
莆田人刑部尚書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爲茲壯顏色云
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叩之

至再三欲語還取踏爲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失二內句

臺司風紀適遺陽九危失二句飛簡論曹魏戮力事失九字

浹露臆膠固不知幾意顧願與逆失一句奇禍嬰六威茲

事有始末賤子請挂一神考蚤謝世太孫推正嫡母

妃開平家元勳載帝室姻姪盡雄豪力闢萬人敵隱然

九鼎失六字嫌隙一以開讒言肆罔極失八字見斥居然尾

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輕佻故無匹伴讀東

官失七字蹤類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王侯失二字何太

急細人暗大體國蒙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服栗

齊公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失二句內相方夫子失二句樞機

養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儻英特

失二句

餘者亦黨人我

今半遺失當其自靖時俱立萬仞壁之成矢靡他罔雙
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矚五嶽重坤維賴
以立父母且不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
益所貴士明志萬段奚足邱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
我坐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
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慙甘心取族滅不觀解
與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策

何司徒曰孝孺平生傑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貴道

德恥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訓敷陳王道當是
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
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
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自待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
信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誠救時之良藥惜乎
好古太堅求治大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
道狹小前人紛更 高皇帝之制夫先王之道仁義禮
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 建文君者宜莫孝
孺若也於此操縱可以少紓而刻削大驟坐生蕭牆之
禍謀及行間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

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亾，斬衰晝夜哭，觸犯嚴
威刑七日，乃亾。宗族親戚朋友坐誅者千有餘人。古今
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文皇英武宏達，求士如
饑渴，令孝孺與三楊寒夏諸人樹勲，當時固將列葵鼎，
勒景鍾，又令稍掩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
死者埒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赴水火，如椽席，其心有所
必然也。孝孺歿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
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其
斯人歟！其斯人歟！

朱史氏曰：方先生以聖門之學，擅蘇氏之才。高皇帝

養之 建文皇帝用之庶幾可興教化而遭時大阨退
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卽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
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或嘗以更改制度爲無成或憐
以激烈沈宗爲太過噫 太祖之制誠可無改也直易
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一時不可失
耳乃 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一明日
張膽抗言之而黥黥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于溝瀆成
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侯殺掠稍定然後出曰今
日明白歟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一有顧瞻便生退

轉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成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人才是天地能生亂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詞務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凡追憐先生者文字甚多余先在南中爲方祠義舉碑文一篇謬謂頗得情實并錄於後

當大金川啟鑰 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成王而既遠矣新主舊臣先生不得不死 文皇不得不殺先生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返顧 文皇

帝以必殺之心脅以不即殺之勢先生即欲自戕快然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勤愈勤愈殺辟如隕山之九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灰者浩然灰灰者忿然桀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怛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躊躇蠢蠢敢誹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是修文競武遷都掃虜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渝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二百年來恬熙無事

符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 文皇帝之功而
先生及諸疾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
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
維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爲係期於安天下而止今
文皇帝之功可以謝 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
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歿安天下其魂
魄所之太虛來往任夫自逃自積與後之人自憐自歎
自碑自記而終無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
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
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余官南中所遇余司務同年也出先生小像觀之神骨清勁凜凜有生氣又墨竹一枝高不二尺灑然直上筆蹟如新蓋成化中謝方石先生求遺文得此二幅藏於家方石既歿司務之大王父其婿也乞得遺傳至今余既得是其夕夢中一絕云當年殘骨不堪尋畱得真身直到今竹影似疑標舊主看書無語對沉吟

少卿盧公

公名原質字希魯初名質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進士及第第二卷以

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

蘿居士說

居士謂景濂也

今年文運屬天台授編修庚午父喪

詔賜楮幣驛舟遣歸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密
參謀議 文廟登極坐黨族其家弟原朴等皆歿

侍郎胡公兄弟

公名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字伯尚四川榮縣人初名
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之贈
以詩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 建文初陞翰林檢討
又陞山東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四年九月十一日坐方
黨歿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

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外其子

五人紹緝繼等皆誦戍

一曰子繼年十四紹年十二續年七歲俱發習匠又三年繼克

軍九年收監聽決

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弟子義一

名志遠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僉事聞兄
死棄官辟世丹陵蜀獻王深憐之令削髮爲僧以親遺
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妻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姓
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從母嫁陳氏

一曰依外姓陳因

其姓久而後復少年豪義不屈負節義嘗曰余在樂州

往往聞孝子友弟即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
勸文章嚴重明也洪武中與楊太中業見秦方孝孺林
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三十年改
德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有禱雨文三首隨澍隨止皆
應其請建文初孝孺被召誚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
其才尤難子房之子高帝能用其才者賈誼之于文帝
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譽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
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平勃任如蕭何不得間
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答而易言且言之太過
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

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同學曰謹好惡曰辨褒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姦剔穢抑彊

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
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去則
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識者知其有經濟
遠略 建文深嘉之與孝孺日見信重北兵至淮上遊
兵逼江干 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奉 詔行至廣德人
已驚遁聞 建文遜位慟哭會齊奉出奔相值曰奉賊
心矣急擒奉至審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奉且圖後舉
已而知事不可爲止於祠山道士以歿自誓命治棺書
絕命詞藏襦間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
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曉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
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是良獨徧高蹤遺難繼偶
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無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
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歿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以辭裏
全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玄妙觀之栢
樹下一曰銀杏樹下時年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
遂以其棺歛之葬于城西五里橫山道士姓盛名希年
亦黃巖人義士也 文皇治姦黨妻金繫獄歿二女赴
井歿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弟
以黥變姓名匿京師商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斬之叔

英居家以孝稱既仕好獎進士類正統中楊文貞移書
廣德守臣訪得其墓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
爲文以祭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
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
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
觴英神其來歆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
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文貞徵時
館漢陽村落中公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
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係
其所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邀致薦爲府學訓導交以文

宰相推重後審理之際實由其力黃巖張璣者嘗遊公之門正統間貢入太學文貞誦公之後或以璣見待之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請戍大同文貞以百金與同鄉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痛哭復與金若干遺之遂不知所終璣為涿定二州同知孟範後為治中亦文貞所薦公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公人兩賢之後祠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是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迄饋以歿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莆田周

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誦州判官
立懷忠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以祠妻
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舉山公自號靜學卽以名集

附錄

禱雨文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四月漢陽旱禱雨文三首 初一
首云天不施雨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
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況失雨
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此
爲官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官之耻也

爲神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肯救豈非亦神
之羞乎若以縣令無實心借以警之罰之民則何辜謹
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蘇息此
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
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民則宜亟罰之亟誅
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謹待罪
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
至五日則減二食六日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
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
神其哀之 第二首云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於神

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本
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脫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
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卽今惠澤旣已厭足不取
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今田麥有未穫者多雨
則腐不可食未禾之田又水溢秧不可種種者亦浸傷
不可活過則爲災其實如此乞神之惠止於今日旣
告於神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飲惠天色霽朗然後敢
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
當減食如前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第三首云某於
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齋宿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

神卽日大賜之雨甲子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
乙丑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爲災復禱於神乞以敏惠
又卽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
所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
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爲及
其旣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
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
宜未即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
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

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爲民牧者使以愛民憂民爲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爲某一人之私哉某非敢誇功於人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儀牲不足以爲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爲職是乃所以爲報也是乃所以爲謝也惟神其鑒之

太守葉公兄弟

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見泰並有文名時稱二葉各有集以傳性亢直雅爲方幸孺所知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入史

館與修 高廟實錄建文二年同考會試陞知府未行
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坐實錄書北兵爲逆黨磔籍
其家年六十四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

表忠錄作
瑞附王高

公名端江西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遷大理寺丞廉明
執法 建文避位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
削鼻而歿生平負氣每以天下事自任獄中詩云綱常
千古事此日錫銘彙著有儒行十二篇懷古詩集并百
家輯錄後建大節祠祀之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
官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攷國史二人歿在永樂十一年正月以縱奸惡故親棄市一

恭疏鄭公

公名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頰美髯髯從父官閩中因從貢尚書秦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試左叅政永樂初坐方黨成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檜廷藁子孫因留居福州之瓜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被江海于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琳天門何嗟峨羣儕日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

來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和孝孺云閣下知名又
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議臨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
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 爲問天台客何
時別草堂千巖空劍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攜辭
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浚負咏甘棠孝孺亦贈之詩謂其
叅攷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信愛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
武二十三年

僉事林公

公名嘉猷初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
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真

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特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孺士較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顯建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知二郡王被寵素驕悍謀傾世子以告孝孺達於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詰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責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北兵至坐方黨逮入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九月丁亥族之

御史鄭公

公名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猷皆方氏姻戚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數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御史史事精敏持法不阿北兵至坐方黨論以宋濂孫情又坐鄭黨刑部侍郎張本一日請罪之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原弗問

解元劉公

公名致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致性聰睿肆力學問建文己卯鄉試時國家

多難命題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方孝孺得其文
驚曰此他日障大節而不可奪者批之有羣鳥中之孤
鳳吾當虛左以處之之語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與
居首一時稱爲得人平生忠義自許及北兵起感慨不
食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朝臥疾未得行數月聞其
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慮其疾之殆也秘不以告京
師既定政久乃知之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
一伸其志以歿也因頓足榻前嘔血歿一曰誓不仕教
授終其身

斷事方公

公名法字伯通桐城人少孤母程氏教之奉訓勵志以
儒術顯令南昌胡儼籍入爲諸生素有至性事母以孝
聞魁梧奇傑英敏過人間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欲以
身任建文已卯方孝孺典應天試士經義五篇謂之簡
場中式同舉者二百十四人明年歷政臺寺授四川都
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 文皇卽位諸藩入賀有
表當署名獨投筆而出曰舊君安在此名節所關歟矣
庶可見方先生尋詔逮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先
望江家人曰此安慶境也瞻望再拜慨然曰得望我先
人鄉可矣遂沈於江求屍不獲妻鄭收其餘髮爪置於

巾笥藏之鄭守節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爪納懷中襖而葬七代孫大美大鎮大任俱進士御史大鈇主事大任今爲大理少卿子孔紹進士職方郎中文學孝廉甚衆

侍講樓公

公名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主簿藍田知縣擢御史請戍雲南 建文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侍讀北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不屈 成敗命璉見方受刑之慘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

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連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延一夕自經。或云草詔者乃括蒼王景。又云是無錫王達。

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王籍，糾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皇實錄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

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興志副總裁。翰林修撰

李賁闕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于招齊府審理副

揚州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

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南北用兵事語

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

人訣自縊歿狗義諸臣昇歿最先都御史陳瑛奏昇黃

觀王叔周是王良顏伯皆不順天命效歿建文計其存

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都督廖公

公名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

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庭文皇

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

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收
孝孺殺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
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索
獲鋪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
謫戍邊鋪毋東旣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
指揮同知自首獄死

春坊大學士林公

公名右字公輔臨海人元亂不仕洪武初爲中書舍人
與希直交莫逆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
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北兵起聞

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戎子島夷訖海上台被其
毒監司聞右才請爲閭里計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
弟剝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憾至京
師然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右對云罪人逃歿已
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剗
之歿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爲
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同時有許繼者字士修兒
時屹有成人之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淺
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人窮願探
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有得乎心

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慮難易其志自號觀樂生與希直及公輔友善相切磋不怠繼甫壯而病病三年二公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此歿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歿生云文集五卷希直序其首又撰墓文嘆爲篤志尚德之友且曰使假以年所至當卓越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

孝莊先生王公

公名稔字叔豐忠文公之孫紳之子也受業方先生妻以女方歿稔徇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卒坐建紫文皇念其祖歿國特宥

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
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
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
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
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性至孝初紳痛念父
沒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十百年不
變居父母喪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
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爲鄉賓分獻先聖廟稔疎髯偉
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
青巖稿聖廟文集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

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徐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宋史氏曰自盧公而下十餘人皆方先生親戚朋友赴水火不辭者先生以正學崛起一時意氣精神互相聯屬同心同調同欄同垂不朽真千古未有之慘未有之烈故傳中斷然以先生居首卽以此十餘人次之爲一卷其祠堂香火自經赦後又四十餘年慘淡未光得郭

紳紳字廷甫宜春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寧海知縣方孝莊按縣人進事淹滯至首封王學集勝祠祀之權寄史按雲南陞襄陽知府歷甘肅行太僕寺卿貴州參政福建布政使太僕寺卿南京刑部右侍郎卒神器宇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雲南會事

用參
議卒
發揚始盛謝方石所檢之文集亦紳所刻紳亦志
士也吾謂先生祠中宜列此十餘人並祀葢分者各著
于鄉合者各從其類吳太常行之吉安一郡凡五人台
有八忠祠未備且在未旌表之前今以意起合本郡兼
取之外郡儼然俎豆其魂魄相依真有慷慨聚一堂如
生當事者豈無意乎